

探索字义引申脉络 解析汉字意义源流

常用汉字意义源流字典

CHANGYONG HANZI YIYI YUANLIU ZIDIAN

刘钧杰 李行健 著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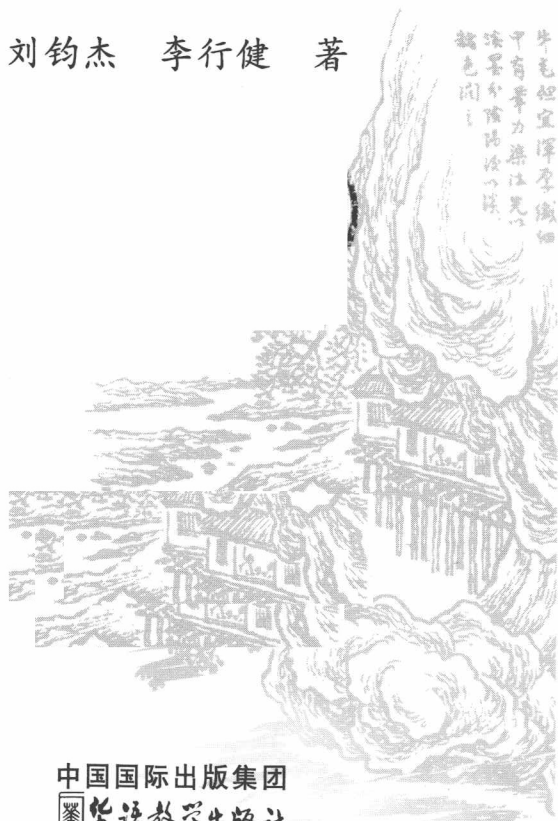
外语教学出版社

探索字义引申脉络 解析汉字意义源流

常用汉字意义源流字典

CHANGYONG HANZI YIYI YUANLIU ZIDIAN

刘钧杰 李行健 著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华语教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常用汉字意义源流字典/刘钧杰,李行健编. —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5138-0031-0

I. ①常… II. ①刘… ②李… III. ①汉字—字源—字典 IV. ①H1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7222 号

常用汉字意义源流字典

说词解字系列工具书

- 出版人 王君校
编 著 刘钧杰 李行健
责任编辑 于波
装帧设计 贡步青
印刷监制 佟汉冬
出 版 华语教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68995871
传 真 (010)68326333
读者热线 (010)86226518
网 址 www.sinolingua.com.cn
电子邮箱 fxb@sinolingua.com.cn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32 开 (850×1168)
印 张 21.5
字 数 650 (千)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8-0031-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再版说明

本书是原《八百汉字意义源流探索》的增补本。这次对《八百汉字意义源流探索》的增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新增的字头 95 个，比如：帮、臣、称、复、干(gàn)、阁、结、局、鲁、劈、巧、死、所、探、沃、轩、厌、谣、做等。

二、部分字头内容有较大的补充，比如：连、老、借、料、良、伤、玄、均、寸、姨、兹等。

三、其他零散增删之处甚多。

三、出版社为部分字头列出古文字字形，并添了些插图，这些对于读者都是有益的，特别是责编于波同志做了许多工作，特向他们表示感谢。

作者

2010 年 12 月

前 言

王力文集

王力先生在 1945 年提出编《理想的字典》的创议。王先生认为“理想的字典”对字义的处理首先要“明字义孳乳”，其次要“分时代先后”。何以要如此呢？王力先生认为：“无论是研究词汇史，还是编写字典，历史观点都应该是重要的指导思想、重要的原则。”（《王力文集》19 卷，119 页）“明字义孳乳”，也就是字义间的引申发展关系，“本义最早，引申义次之，引申义的引申义又次之。”（《王力文集》19 卷，66 页）可能有同志认为，只有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历时性的字典才这样。其实不然。王先生说：“明字义孳乳，似乎只是语源字典的事，普通字典用不着。但是，普通字典如果很简单地提及某义为某义的引申，也可以使读者得到一些史的观念。”（《王力文集》19 卷，65 页）翌年，王先生又发表了《了一小字典初稿》（《王力文集》19 卷），这是主要以现代汉语为对象的“普通字典”的样本。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王先生又重申了上述观点，说他最不赞成字典里将字义引申关系错乱排列，也就是主张字义排列应“分时代先后”，并以“江、河”两字为例，指出“关于词义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不能倒果为因。上边说了，有些词典认为江河原为一般河流，后来变为专名，这就叫倒果为因。把词义的历史发展搞颠倒了。”（《王力文集》19 卷，121 页）“中国的历史太长了，每一个世纪总有许多新字、新义，如果把几千年的一切字和一切义，都毫无分别地排列着，就等于把历史的观念完全抹煞了。”（《王力文集》19 卷，56 页）这就说明，理清词义发展脉络，分别词义时代先后是编好字典（或词典）重要的工作。

我们在实践中也深切体会到王力先生有关论述的重要意义，从而更加引起我们对词义发展的兴趣。在处理现代词义时我们看见一种奇怪的现象：在某些字典的一个字头下（本文没有严格区分字和词，写出来是一个字，语言中就是一个词；有的字在现代汉语中可能已经不是词，但在历史上它却又是一个词），有些看起来无



心我们做不好这件较为艰巨的工作。当我们汇报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字头凭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理清字义的引申脉络关系,三分之一的经过研究可以理清引申脉络关系时,吕先生马上问另外三分之一呢?我们说,这三分之一弄不清楚的就先存疑,留待今后研究解决。吕先生马上说,好!我赞成这种态度。万事起头难,做总比不做好。这些话吕先生在他给《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写的序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小组进行此项工作。词典总体工作由李行健负责,词义发展研究工作由刘钧杰负责。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大致理清了字典所收多数字头字义的发展脉络,1998年出版了《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吕先生在病床上看到样书时发出了会心的微笑。他说:书终于出来了!此情此境,让我们感到莫大的快慰。这一做法很快引起有关学者的关注。日本一家著名的出版社很快买走了字典中字义引申脉络的资料,海外还有三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该书也获得了中国辞书一等奖和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

探索字义引申脉络中的艰辛和具体作法,局外同志并不知道。在探索研讨中刘钧杰写下了不少札记,经过几年的整理,终于可以交付出版。它们如实地记录了研究的过程。为了让读者在使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时,能了解我们是怎样研究整理出字义发展关系的,也希望为学术研究积累一些资料,当时就计划今后出一本相关的专著,作为编写规范词典的学术成果的一部分,成为词典组编写的《现代汉语异形词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同类著作。现将不易弄清字义引申关系的800多个字的研究成果汇集出版,希望它对了解和使用我们编写的字典和词典有所帮助,希望它对研究词汇史和词书编写有些参考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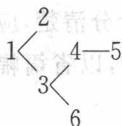
这儿应该说明,本书首先要解决的是每个词的义项之间有无发展关系。但是,由于对某些词的某些义项首次出现时代的资料掌握不够,因而少数义项的位置可能安排不当,即偏前或偏后。这些都有待于随着研究的深入而加以调整。

本书收字有一定的范围。不少的多义字各义项之间意义联系



式。→3. (旅行或行进的)距离:里~|射~。⇒4. (旅行的)道路:启~|送了一~又一~。5. 事物发展的过程或步骤:疗~|议~。⇒6. 指一段时间:这~子|好一~子。

“程”的义项树形图是:



1 义已死亡,本不应列,但不列就无以显示 2、3 的共同来源,所以标〈文〉(指“文言”。王力先生说:“普通的字典,总是一种现代字典,里头只有沿用义和新兴义,没有死义。偶然有一二个死义,也必须注明‘古义’或‘罕用’。”《王力文集》19 卷,58 页。)后列为 1。^{*} 2 和 3 是 1 的第一层次的辐射式发展,用“→”来表示;4 和 6 是 3 的辐射式发展,已经是第二层次,用“⇒”表示;5 是 4 的链条式发展,前面不用符号。

有的词还有第 3 层辐射式发展,就用“⇒”表示。例如:

点 1. 细小的斑痕。→2. 汉字的笔画名称。→3. 用笔或其他东西加上点子。⇒4. 点染:衬饰。⇒5. 指定。⇒6. 逐个查对。⇒7. 一接触就离开。⇒8. (头或手)向下稍微动立即恢复原样。9. 指点:提示。⇒10. 点燃。⇒11. 抬起脚后跟,用脚尖接近地面。→12. 液体的小滴。13. 使滴下。⇒14. 点播。⇒15. 铁制的报时或击节的响器。16. 节奏:节拍。⇒17. 古代夜间计时单位。18. 时间单位。19. 规定的时间。→20. 几何学术语。21. 一定的处所或限度。22. 事物的部分或方面。

* 《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字头所收 7000 通用字中这种已死古义项(有的打头,有的居中)数量很少。其中打头的约 110 个,居中的约 30 个,共 140 个左右。7000 通用字的义项约 16600 个,已死古义项约占全部义项的 0.84%。有一种批评意见认为,这本字典以现代汉语为对象,而它收了许多已死古义项,“把古和今混滑在一起,违背了语言学、字典学的基本原理”(《语文建设》1998 年第 5 期第 19 页)。我们认为,这 0.84% 的已死古义项,并不足以影响该字典以现代汉语为描写对象这样一种性质。唯有定量分析才是定性分析的基础,任何一种科学都不例外。《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质与量》说得好,“量与质不同。某物的质发生了变化就不再是某物,但是某物的量的变化在一定范围内不影响某物之为某物。……只有把握了事物的量,才能更深刻地把握事物的质。……现代科学对数量分析的精确程度提出愈来愈高的要求,这是人类认识深化的必然趋势。”因此,“举例以明之”这种论证方法比较省事,但是如果设有统计学上的支持,那是不可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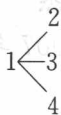
两点体会

我们在考察现代汉语词义发展的时候,看到有两条词义发展的规律最常见,值得提出来说一说。

先说第一条规律。

我们知道,一个词可以有多个义位(glosseme),每个义位有多个义素(eme)。义位的演变有三种情形,它们都离不开共同的义素。(1)辐射型(radication)。初始义位有多个义素,由它们引申出多个义位,形成以初始义为中心的辐射网。中心义位与各个义位分别具有共同的义素。(2)链条型(concatenation)。初始义位 A 引申为义位 B, B 又引申为 C, 等等。这样便形成了以 A 为起始点的义位链条。相邻的义位必具有共同的义素,不相邻的义位不一定具有共同的义素,甚至义位 C 以后的义位可能远离义位 A。(3)辐射型和链条型的混合型。(参见 Ullmann, S. 1962,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 Oxford, Blackwell. P. 223.) 乌尔曼的意见是正确的。下面,我们看看本书里的一些例证(为了叙述方便,各义位(字典里一般表现为义项)不再分成一个个的义素,而采取释义的方式来表述,共同的义素下面加符号):

薄 1. 扁平物上下之间距离小。→2. (土地)贫瘠——土地所含的肥量小。→3. (感情)淡——淡是气体、液体等所含某种成分量小。→4. (味道)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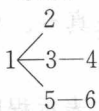


升 1. 向上移动。→2. 提级——级别向上移动。3. 十市合提级为一市升。4. 一千毫升为一公升,相当于一市升。

1—2—3—4



伏 1. 脸朝下趴着。→2. 脸朝下身体前倾靠在物体上。
→3. 隐藏——趴着不让看见。4. 伏天——阴气隐藏待发的暑
天。→5. 屈服——趴着表示畏服。6. 使屈服。



根据这条规律,可以认为:如果声音相同的两个意义,它们之间至少有一个共同的义素,那么就可以断定,这两个意义之间存在引申关系,而不是字的假借为一。这条规律在本书的论述里是极常见的,为节约篇幅,书中不再一一注明。

第二条常见的规律涉及有些不同的词有相同的引申理据。例如:

顶 1. 名。头的最上部。4. 副。很;最:~好。

“顶”的1、4之间有没有引申关系呢?看看另一个字:

极 1. 名。最高点,顶端:登峰造~。4. 副。表示最高程度:~大。

于是,我们可以断定,“最高的东西(名词)”引申为“表示最高程度(副词)——很”这样一条理据的存在。词义发展的理据有时容易找到。还以副词为例,比如:

奇 1. 形。特殊;稀罕:~形怪状。4. 副。特别;非常:~丑。

殊 3. 形。特别的:~勋。4. 副。很;极:~感不安。

怪 1. 形。奇异:~现象。4. 副。非常:~不好意思。

特 2. 形。不同于一般的:~产。3. 副。非常:~冷。

较高的或最高的程度自然是不同于一般的,这理据很清楚,故以上四个词有这样的引申。如同“顶、极”和“奇、殊、怪、特”所显示的那样,某些意义相近的词有相同或相近的引申,这个规律今已有过论述*,现在姑且叫它“同步引申”。我们可以利用它来观察一些隐蔽不显的词义发展。下面仍以一个副词为例:

蛮 2. 形。粗野凶狠,不讲道理:~不讲理。4. 副。〈方〉

* 见蒋绍愚《关于古汉语词义的一些问题》,载《语言学论丛》,1981;孙雍长《古汉语的词义渗透》,载《中国语文》1985年第3期;许嘉璐《论同步引申》,载《中国语文》1987年第1期。



>>>>>>>>>>



很：收入~多。

2和4之间有没有引申关系？难以断定。但是试看三个跟它意义相近的词：

狠 1. 形。凶恶；残暴：暴徒的手段真~。4. 同“很”，用于近代汉语：~好。

酷 1. 形。凶狠残暴：~刑。2. 副。表示程度深：~热 | ~爱 | ~似。

煞 1. 名。迷信指凶神：凶神恶~。2. 副。表示程度深：~费苦心。

“蛮、狠、酷、煞”义近，又有类似的副词义项，应该断定，在汉语里，某些有凶恶一类意义的词可以引申为甚词。其理据是什么？可能出于求新的心理*。这引申确实是存在的。下面再举古汉语和方言为例。“恶”在古今都是“凶恶”“不好”之义。《墨子·七患》：“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又作副词，表示程度深。《淮南子·地形》：“其人短颐，美须恶肥。”此处“恶肥”即很肥。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恶，甚辞。”《篇海类编·鸟兽类·犬部》：“狠，与很同，恶也。”又如“野”，在闽南话里与“蛮”义近，可组成“野蛮[^ˈya ^ˈban]”一词。又作副词，如“野好[^ˈya ^ˈbo]”就是很好，“野大[^ˈya ^ˈdua]”就是很大。可知“蛮、狠、酷、恶、野”五个词都由凶恶一类意义同步引申为表示程度深的副词。

有些词义的引申，只看现代看不出来，必得溯及古代。比如：

颇 1. 形。偏；不正：偏~。2. 副。很：~为省力。

1、2之间有无引申？先看古汉语的“偏”。它也有不正之义。《书·洪范》：“无偏无颇。”又作副词，很，最。《庄子·庚桑楚》：“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成玄英疏：“门人之中庚桑楚最胜，故称偏得也。”唐元稹《遣悲怀》：“谢公最小偏怜女，嫁得黔娄百事乖。”凡事物的正常状态，正常程度，习惯上认为是“正”或

* 有一种意见认为，某些词使人“在生理上或心理上能引起不快甚至痛苦”，它们常被人用作甚词。其原因是，“老的甚词逐渐显得‘软弱无力’，不足以表示程度之大，要求用新的，强有力的词汇来取代，而这类能刺激身心的概念正符合这要求。”（见李露蕾《甚词演变的一种趋势》，《中国语文》1986年第6期）我们认为，“蛮、狠、酷”就是这类词。



可以互证“大、太”引申为“很”和“微、小”引申为“略微”的理据都是成立的。

下面再举几个动词的例子。

断 1. 动。(长条形的东西)分成几段:电线~了。5. 动。

判定:当机立~|~定|~案。

“断”的这两个意项好像没有意义上的联系,但是看看几个意义相近的词:

判 1. 动。分开;分辨:~别|~明。2. 动。法院对审结的案件作出决定:~案|~刑。

决 1. 动。水冲垮(堤岸):~堤。2. 动。破裂;断绝:~裂。3. 动。作出判断:~断|判~|裁~。

裁 1. 动。用刀、剪等分割布、纸等片状物:~衣服。2. 动。经过考虑作出判断、决定:~断|~决|~判|仲~。

以上四个词的1义都跟“分开”有关,而所谓判断是把复杂而纠缠不清的事物分别开来。《说文》:“断,截也。”段玉裁注:“引申之义为决断。”《说文》:“决,行流也。”段注:“决水之义引申为决断。”《说文》:“裁,制衣也。”段注:“引申为裁度。”段玉裁说的就是“分”与判断的关系。以上四个词有同步引申关系。“断”1与5之间有意义联系,其他几个词也是这样。

应该说,考察是否有同步引申关系,并不能代替对引申理据本身的考察。但是,从“蛮、颇、断”三个例子可以知道,研究同步引申,能帮助我们寻找正确的理据,并且加强理据的可信度。引申理据必得合乎逻辑,但又不等于逻辑。这理据有时也很难说,或直接易懂,比如“顶”“极”的引申;或若明若暗,比如“怪”的引申;或曲折难明,比如“蛮”“颇”的引申。碰到后两种情况,如果有同步引申关系的启发,那就能够确定这理据的成立。否则,或难免有“曲为之说”之嫌。试想一想,如果“颇”由1引申为2的理据没有“偏”来作旁证的话,那能有多少说服力?“蛮”“怪”的引申也如此。由此可见,考察一个词的多义位是否有联系时,观察它是否跟别的词有同步引申关系,这是有效的考察手段之一。当然,只是“之一”,要考察词义的发展,还必须

